

網路使用對民衆社區意識的影響：

兩種網路工具型態的比較分析

申佳健*

摘要

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人們的社區意識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本研究擬透過「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1997 和 2017 年兩期資料，比較兩種型態網路工具的使用對台灣民衆社區意識的影響。本研究發現：1.相較於 1997 年電腦網路的使用對社區意識的無影響，2017 年時社群媒體的使用對其社區意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2. 社群媒體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在如今變顯著的背後體現了時代變遷下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兩個網路工具的特質不同；3.居民社會網絡規模、日常接觸人數、年齡和慈善社會服務活動參與對社區意識具有正向影響，但 1997 年主要是情感性網絡規模發揮顯著作用，而 2017 年則是工具性網絡規模具有顯著影響。本研究一方面有助於釐清過去關於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影響的爭議，深化社區意識的理論研究，另一方面找到恰當和適合如今時代的喚醒民衆社區意識的方法，完善公民社會。

關鍵詞：公民社會，社區意識，社群媒體，網路使用

壹、前言

現代人們因為緊湊繁忙的生活節奏而大幅減少了社區互動的參與，人們對社區的認同和歸屬感相較從前很可能會下降，而這反映出時代變遷下民衆社區意識的變化。但是與之相對的是網路工具的快速發展，也可能會對民衆的社區意識有所促進，比如現在越來越多人用 IG、LINE 等社群媒體來聯係朋友、同學，甚至是久未謀面的鄰居，就連如今社區內部也有自己的 LINE 群組以方便聯係。網路因為其互動性和無視物理距離的特性而可能迎合現代關係的特點，對人們的社區意識具有積極效果，但目前學界關於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存在爭議，主要有三種觀點：(1)消極論認為網路占用時間，減少人們面對面互動，切斷與家庭和社區的聯係而摧毀社區（Kraut et al., 2002; Stoll, 1995）；(2)積極論認為網路可以利用信息傳遞優勢增加綫下活動、提高社區參與、促進社會資本（Hampton &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生。

收稿日：2024 年 5 月 7 日 同意刊登日：2024 年 6 月 19 日

Wellman, 1999; Lin, 2001; ss Wellman et al., 1996;) ; (3)中立論認為網路並不會導致積極或消極後果，網路使用只是個人網絡性質的延續和加強已經存在的社區參與傾向，並沒有導致積極或消極的結果 (Anderson & Tracey, 2001; Boase & Wellman, 2006)。

但是本研究認為上述關於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的究竟有無影響以及影響方向的看似彼此相異的觀點，其真正的癥結點在於怎麼使用網路以及使用什麼網路工具，即網路工具的不同會影響社區意識，而不是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有沒有影響的問題。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隨著網路工具的變遷而發生了很大變化：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電腦網路剛剛普及時以電子郵件等工具為主的網路使用和近十年快速發展的社群媒體工具為主的網路使用，二者的社交性程度以及對於社區意識的影響可能截然不同。雖然如今民衆與社區的物理距離拉遠，但是社群媒體可以透過對社區共同事件、故事分享、當地公共場所聚會的機會提供等方式，為社區成員提供更多社交機會、增加社區成員之間互動的方式來提高民衆社區意識 (Norris et al., 2008; Oh et al., 2016)。

因此，本研究研究目的在於基於國內外網路使用與社區意識的相關研究，利用 1997 及 2017 年兩期的資料，比較 20 世紀末開始普及與使用的電腦網路，以及近十年發展和普及的社群媒體這兩種不同型態網路工具的使用對民衆社區意識的影響。

本研究的理論意義在於透過實證研究比較不同網路工具的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試圖釐清過去關於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爭議，並進一步對社區意識的理論模型進行完善。實務意義在於瞭解不同網路工具的使用背後的意涵，找到恰當使用網路工具、並適合如今時代的喚醒民衆社區意識的方法，完善公民社會。

貳、文獻回顧

一、社區意識的相關概念

社區意識 (sense of community) 有時被稱為「社區依附感」(community attachment) 或者「社區心理感」(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黃源協等人, 2007)。社區依附感是「居民對其所屬社區的情緒性與情感性依附」(Brehm et al., 2004)。社區意識是居民歸屬感或休戚與共感所形成，居民彼此間藉由共同信念與需求來達成共同承諾與目標 (Doolittle & MacDonald, 1978; Mannarini et al., 2018)。「社區意識」指居住於某一地區的人對這個地區及其鄰人有一種心理上的認同與融合，即所謂的歸屬感 (sense of belongingness) 與社區情誼 (community feeling)，居民認為這個地區是屬於他的，而他也是屬於這個社區的 (徐震, 1980)，其反映社區成員間連結程度以及對環境相互關係的認知，包括：集體持有的共同價值、規範和願景之程度 (黃源協、劉素珍, 2009)。

社區意識主要包括社區歸屬與認同、社區凝聚和社區滿意。McMillan 與 Chavis (1986) 提出社區意識概念的四個成分，即成員身份 (membership)、影響

力 (influence)、整合與需求滿足 (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共享的情感連結 (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Buckner (1988) 認為社區意識具備四個特質，即「社區認同」、「社區歸屬」、「社區凝聚」及「社區滿意」。林瑞欽 (1994) 則從認知的角度出發，將社區意識定義為「個人對於所處的社區，經由感覺和知覺而建構的一套涵攝情意因子的認知結構系統」，其根據此定義提出社區意識的四個向度 (dimension)，即社區關懷、社區認同、社區參與、社區親和或疏離。劉弘煌 (2011) 在概念成分方面也有類似觀點。黃源協等人 (2007) 將社區意識分為社區認同與社區凝聚。

二、網路使用影響社區意識的相關研究

網路具有無國界、互動性、方便近用性、匿名性等特性 (王嵩音, 2007)。網路正在改變社會和經濟生活 (Attewell & Rule, 1984)。但是關於網路是會促進還是削弱社區的發展始終存在爭議 (Rheingold, 1993; Turkle, 1996)。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大體上有中立、消極和積極三種傾向的觀點。

(一) 中立論

中立論傾向認為網路既沒有破壞社會，也沒有從根本上改善社會。網路使用本身並不一定會導致嚴格意義上的積極或消極結果，網路使用很大程度上與預存傾向 (pre-existing dispositions) 有關，只是增加了溝通的總量，從而維持幾十年來一直存在的各種關係 (Boase & Wellman, 2006)。網路使用傾向於加強已經存在的社交或社區參與傾向，而不是從頭創造。比如多數電子郵件聯係都是在面對面互動的人之間進行的，即網路透過補充而不是取代其他互動渠道來維持社區的聯係 (Koku, Nazer & Wellman, 2001)。網路使用與線下交流模式幾乎沒有差異，網路使用的時間並不會影響其他的時間 (Anderson & Tracey, 2001)。Žanić 等人 (2023) 透過研究克羅地亞 552 名高中生，發現：使用數字技術 (digital technologies use) 的頻率並不會對社區意識有負面影響。

(二) 消極論

消極論者認為網路摧毀社區，使個體被孤立和疏遠，亦認為網路生活無法與現實生活中面對面的關係相提並論。網路用戶對當地社區的瞭解較非用戶為少，更可能離開社區 (Kraut et al., 2002)。網路使用會占用人們的時間，使人無法在線下找到情感上更令人滿意的關係，會侵蝕社區生活的結構，使個人被孤立和疏遠 (Kroker & Weinstein, 1994; Stoll, 1995)。中度到重度網路用戶認為用電子郵件代替電話聯係使他們失去與社會接觸的一部分 (Nie & Erbring, 2000)。網路用戶可能會把建立社會資本的精力花在發展無地點的虛擬社區 (placeless virtual communities)，而不是加強他們當地的地理社區 (local geographic communities) (Turtle, 1997)。新通信技術的誘惑會使人們遠離面對面互動，切斷與家庭和社區的聯係 (Fox, 1995)。

(三) 積極論

積極論者則重視網路作為重建社區、喚醒社區意識的工具。網路被視為建立

社會資本的技術，因為現有的社會網絡可以利用網路的信息傳播優勢，而更有效、聯係更緊密（Wellman et al., 1988, 1996）。網路透過使信息更有效地在居民和社區之間流動，來促進社會資本和其他公共產品的產生（Lin, 2001; Wellman, 2001）。網路使用提高了地方意識（local awareness），增加了線下活動的比例，並迅速動員了政治力量（Hampton & Wellman, 1999）。網路使用與更多參與社區活動和更多信任有關，並且對外向的參與者的影響更大（Kraut et al., 2002）。參與虛擬社區可以提高對當地事件的興趣及對當地社區的參與程度（Kavanaugh & Patterson, 2001; Kavanaugh et al., 2005）。此觀點得到一些實地實驗的支持，如 Hampton 與 Wellman（1999, 2003）的 Netville 項目，Kavanaugh 與 Patterson（2001）在弗吉尼亞州布萊克斯堡的電子村（BEV）開展的案例研究，Mesch 與 Levanon（2003）在以色列兩個郊區的研究等，均發現網路使用有利於增加社區參與、社區依戀、社會資本水平。

上述關於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影響的觀點之所以存在分歧，主要在於對網路工具的特徵及使用的差異：消極論則更認為網路使用會占據人們的社交時間、使人們遠離社區，專注虛擬社區；中立論認為網路在日常生活中僅是作為線下交流的補充和加強，對於社區更多是維持聯係，對社區意識的提升或衰落無影響；積極論則關注網路工具的社交功能和信息傳播的優勢，以及應用到社區中的積極作用。本研究發現：從消極論、中立論、再到積極論，對於網路工具的社交、信息傳播等有利於串聯社區居民的功能的關注是逐漸提升的，即越是認為網路工具具有聯係、傳播、組織、動員等功能，則越會認為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具有積極效果。而通信技術的發展，網路工具也由早些年的電腦網路，發展到如今社群媒體，其中最鮮明的特點就在於網路工具的社交性、傳播性等功能的開發利用。

三、社群媒體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及路徑

由上文可以發現網路使用對社區的影響的研究多集中在世紀之交，那時電腦網路逐漸普及，而後科技發展，如今社群媒體流行。

電腦網路和社群媒體的特徵及差別源於二者所基於的技術，前者基於 web1.0，後者則是 web2.0。web1.0 是第一代網路，又稱資訊網路，用戶只能通過網頁閱讀和分享資訊，它假設網路是一種發佈而非參與，只能閱讀資訊而不能與網頁進行交互；Web2.0 是一個讀寫網路平臺，使用者可以在這裡相互交流（Nath et al., 2014）。社群媒體是基於 Web2.0 的技術基礎，並強調使用者面向（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也因此社群媒體被定義為「一組建立在 web2.0 技術基礎上，允許建立和交換用戶生成的內容的應用程式」（Kaplan & Haenlein, 2010）。因此，社群媒體相較於電腦網路，其更加強調用戶之間的交互性，其社交、信息傳播等有利於促進社區聯係的功能得到加強，因而社群媒體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相較於原先的電腦網路應該會有所不同。本研究即梳理社群媒體為代表的網路工具的使用對社區的影響的研究。

（一）社群媒體對社區的影響

社群媒體幾乎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社交、參與的方式 (Procentese et al., 2019; Schwartz & Hochman, 2014)。基於當地的社群媒體更是有改變用戶體驗當地社區的方式和加強聯系的潛力，能夠促進公民有意識地將社群媒體的社區相關實踐融入日常生活，是傳統途徑不可行時的替代策略，也是恢復更具社會性和參與性的地方社區體驗的有效策略 (Gatti & Procentese, 2020, 2021)。社群媒體可以維護社區作為社會實體的感覺，即社區成員見面、互動並共同參與活動，加強成員與社區及其場所的關係 (Humphreys & Liao, 2013)。社群媒體的使用影響社區體驗、促進鄰里之間的互動 (Procentese & Gatti, 2020)。Molaei (2014) 發現印尼人利用社群媒體來提升他們的社會關係和社區意識。比如 Instagram 透過提高對當地社交場所和聚會的認識，為社交互動提供機會，加強地方意識 (sense of place)，以此來加強用戶與社區的關係，以及對社區的積極態度和歸屬感 (Lewicka, 2010; Moser et al., 2002)。透過 Facebook 頁面講故事，可以為社區意識發展提供機會 (Paton & Irons, 2016)。

(二) 社群媒體影響社區意識的路徑

社群媒體作為網路工具，其對社區意識的影響路徑包括：

1. 社區共同事件、活動、故事的分享。講故事和分享對於構建持久的社區意識和促進適應至關重要 (McMillan, 1996; Norris et al., 2008)。社群媒體可以分享社區相關的新聞、事件和地點 (Lee et al., 2015; Oh et al., 2016)，比如 Ins 關於社交場所和共同活動的照片和標籤體現了社區社會互動的表徵，保障了社區作為社會實體的感覺 (Francis et al., 2012; Zasina, 2018)。FB 的使用就起到了提供故事的作用，來維持人們的信念，即他們透過參與 FB 的社區相關網頁獲得力量促使繼續致力於透過該網頁與他人接觸，支持了人們的歸屬感和融入感 (Paton & Irons, 2016)。

2. 為社區成員提供更多在當地公共場所聚會和社交的機會。社區當地的公共場所是社區體驗的核心，是社區成員之間建立聯系的場所，能夠聚會和為偶遇創造機會，從而促進交流、支持當地傳統及意義和經驗的分享，使人感覺自己是社區的一部分，加強社區認同、粘合當地的社會網絡 (Francis et al., 2012; Gustafson, 2001; Wood et al., 2010)。比如 Ins 有助於在更加全球化的背景下再次重視本地維度，提高用戶對附近社交場所以及他們可以參與的活動和聚會，以及社交機會和意義的認識 (Sutko & de Souza e Silva, 2011)。社群媒體透過允許位置信息和意義的歸屬和共享，促進了人與地點之間的反思性關係 (reflexive relationships) 以及體驗後者的新方式 (Oh et al., 2016)。

因為社區意識有賴於在社區成員之間建立有意義的聯系和互動的機會 (McMillan & Chavis, 1986)，也依賴於進入社區場所和參與共享活動 (Proshansky et al., 1983)，這在塑造社區成員的表徵、意義和表達他們與社區紐帶的機會方面發揮作用 (Long & Perkins, 2007)，也就是說社區意識是透過主流社區生活中的定期互動逐漸形成的 (Dalton et al., 2007)。而社群媒體因為其本身的優勢，而可以有效地給社區成員提供更多互動的機會以及共享的場所，從而形成社區意識。

綜上，隨著網路工具的變化和發展，由 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的電腦網路到如今的社群媒體，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相關研究需要進一步釐清和驗證。過去關於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不同觀點，由消極論、中立論、積極論，到社群媒體可以透過故事分享、社交機會的提供等方式，來因應因為時代變遷而日益疏離和冷漠的社區，對社區意識的影響似乎也隨著網路工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也是本研究想要探究的，即不同網路工具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及其變化。

四、影響社區意識的因素

本研究經過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大致將影響因素分為社會及人口屬性因素。社會屬性因素包括居民社會網絡、信任、社區參與、社會參與、居住區域的都市化程度。人口屬性因素包括居住時間、性別、年齡、收入、職業、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

（一）民衆的社會屬性因素

1. 居民社會網絡。居民社會網絡分為情感性和工具性網絡，二者均有利於鄰里關係的加深，以及社區整合（Nasar & Julian, 1995）。然而有學者認為雖然社會網絡對社區意識具有顯著影響，但情感性網絡與工具性網絡的影響方向不同。社區居民的情感性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是工具性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卻是呈現顯著負向影響（王光旭、黃怡臻，2018）。針對此爭議，本研究擬透過實證研究釐清社會網絡對社區意識的影響方向。

2. 信任。基於人際互動的信任，有利於推動彼此合作和社會資本的增加（Coleman, 1990）。信任有助於提高資源共享交換的意願，提高社區居民關係的親密感，形成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Zhao et al., 2012）。實證研究表明信任對社區意識的提升具有正向影響（王光旭、黃怡臻，2018）。

3. 社區參與在形成社區意識方面具有相當的重要性（Hughey & Speer, 2002）。社區參與有利於形成緊密的社區社會網絡，進而各取所需，積累社會資本（Putnam, 2000）。當社區居民共同參與、討論時，會對社區有較高認同，也較有意願為社區貢獻（Bellah et al., 1985）。因此，社區參與被認為是影響社區意識的重要變項（Obst et al., 2002; Prezza & Constantini, 1998）。

4. 居住區域的都市化程度。居民居住在不同都市化程度的區域對民衆的社區意識的影響目前存在爭議：一部分主張居民的社區意識與其所處區域的都市化程度呈負向關係（Buttel et al., 1979; Goudy, 1982; Tittle, 1989; Wasserman, 1982）。一部分認為都市化程度與社區意識無關（Kasarda & Janowitz, 1974）。還有一部分認為都市化程度與社區意識正相關，都市化程度較低的鄉村社區的居民的社區意識顯著地低於都市社區居民（Theodori & Luloff, 2000）。因此，本研究擬透過實證研究釐清上述爭議。

5. 社會參與。社會資本可應用於社區意識的提升（Onyx & Bullen, 2000），而參與可以培養互惠規範、創造網絡連結、合作互助（Putnam, 1993），也就是說參與有利於形成社會資本，進而有利於社區意識的提升。且隨著民衆參與公共事

務範圍日益擴大，全方面的社會參與可以增進共同價值，有利於合作互助（徐明莉、莊文忠，2020）。比如參加繞境這類的宗教活動參與有利於提升民衆社區意識（趙家民等人，2013）。

綜上，民衆的社會屬性變項透過社區居民彼此之間的長期交往、積極的社區參與，形成緊密的社會網絡，彼此之間在地進行互相支持，逐漸建立起濃厚的信任感，進而提高合作和資源共享的意願，形成對社區的認同和歸屬感。而強烈的社區意識，也會反過來推動積極的社區參與、加深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彼此的信任、深化彼此的社會網絡。

（二）個人相關因素

1. 社區居住時間與年齡。由於社區的差異性，進入並參與特定社區的個人會逐漸形塑對這個社區的行為與態度，因此「居住社區的時間」(length of residence)是解釋社區意識差異的最關鍵外因(exogenous factor)(Kasarda & Janowitz, 1974)。居住的穩定性，即在鄰里社區居住的時間長短，常被各研究指出具有顯著影響(Buckner, 1988; Glynn, 1981; Robinson & Wilkinson, 1995)。但是李俊豪(2010)發現：在台灣社會，個人在社區的居住時間長短並未如西方文獻或研究所發現，對於個人社區意識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而個人生命歷程(年齡)與居住時間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方面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因為居住於社區時間長短對社區依附感(社區意識)的影響受制於個人的年齡(Theodori, 2004)。有實證研究指出年齡越大的居民，居住社區的時間也越久，其對社區也越瞭解，並有更深厚的感情，建立了更緊密的社會網絡，也自然會有更高的社區意識(黃源協等人，2007)。

4. 其他人口學變項。比如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民衆，越無暇參與社區(王光旭、黃怡臻，2018)，繼而不利於社區意識。女性對居住地的依戀程度較低，認為自己參與社區生活的機會較少，更傾向搬走(Žanić et al., 2023)。職業、教育、宗教信仰等因素都與社區意識顯著相關(黃源協等人 2007；劉弘煌，2011)。

參、研究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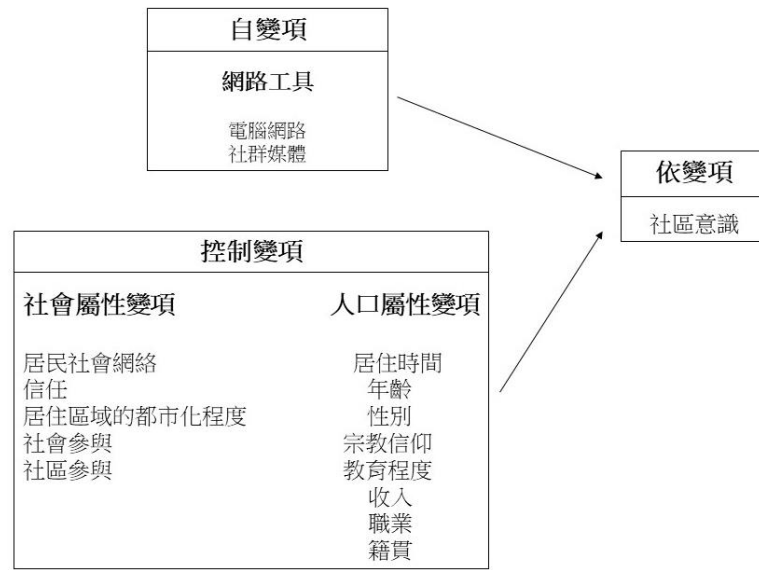
本節主要包含三個部分，首先根據前述的文獻回顧，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其次交代研究的資料來源；最後闡述本研究相關變項及操作化。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比較電腦網路和社群媒體這兩種型態的網路工具對民衆社區意識的影響，且納入文獻回顧中的相關控制變項以更精確觀察網路工具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1：

圖 1

兩種型態網路工具的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旨在不同網路工具的使用對台灣民衆社區意識的影響及其變化，本研究資料包括 1997 年和 2017 年兩期資料，分別為：

1. 第三期第三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NSC-86-2418-H-001-001-B1) 社會網絡與社區組，¹由瞿海源主持，調查執行時間為：1997 年 6 月 30 日到 1997 年 11 月 10 日，成功樣本數則為 2835。各階段各單位的抽樣，採取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率 (PPS) 方式為之，經過多變項反覆加權後樣本結構與母體無差異。

2. 第七期第三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MOST 104-2420-H-001-005-SS3) 網絡與社會資源組，²由傅仰止主持，調查執行時間為：2017 年 8 月 7 日到 2017 年 12 月 12 日，成功樣本數為 1955。樣本的選取採用「分層多階段 PPS 抽樣法 (stratified multi-stag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 sampling)」，經過多變項反覆加權後樣本結構與母體無差異。

此兩期資料為相同調查主題的貫時性調查，因而二者均包含本研究所要探究的社區意識及其影響因素的相關變項，且也涉及到本研究擬要探究的網路工具的使用，且兩期資料時間為 1997 和 2017 年，前者為電腦網路開始普及的時期，後者為社群媒體流行的時期，因而有利於比較不同型態網路工具的使用對社區意識

¹瞿海源 (1999)。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1997 第三期第三次：社會網絡與社區組 (C00009_2)【原始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doi:10.6141/TW-SRDA-C00009_2-1

²傅仰止 (2023)。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17 第七期第三次：網絡與社會資源組 (C00339_2)【原始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doi:10.6141/TW-SRDA-C00339_2-3

的影響，故本研究選取這兩期資料。

三、研究變項、操作化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結合文獻梳理以及所選取的次級數據涉及到的相關變項及其操作化如下（詳細變項操作化見附錄表 3）：

1. 依變項：社區意識。本研究結合過去相關文獻關於社區意識的操作化指標，以及兩個次級數據中有的問項，將 6 個問項的得分相加得到社區意識分數。問項包括：(1)「請問您常不常用『我們這個社區』這種字眼來描述自己住的地方」，(2)「對你而言，感覺自己是屬於所居住『社區/地方附近』的一份子重不重要」，(3)「您平常會不會花時間去注意您『這個社區/住的這帶地方』發生的一些事情」，(4)「一般而言，您對您所居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有親切的感覺嗎」，(5)「假設您搬離目前所居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您會感到高興或難過嗎」，(6)「整體來說，請問您對目前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滿不滿意」。

社區意識的定義根據不同學科和不同的研究目的而有所差別，但大多強調社區意識的認知和情感面向，且大多包含社區認同、社區歸屬等概念成分，並根據定義中的概念成分而逐漸發展和完善出適用的操作化指標。比如 McMillan 與 Chavis（1986）發展的 12 項社區意識指標（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SCI），及對其發展，如 Obst 等人（2002）增加身份認同感（conscious identification）。台灣學者也常參考其他學者的量表，整合做為測量個人社區意識的工具，比如黃源協等人（2007）在參考 Prezza 等人（2001）的基礎上形成關於社區意識的 15 個問項。

2. 自變項：不同網路工具的使用。1997 年的網路工具使用操作化為使用電腦網路的頻率，2017 年的網路工具使用操作化為使用社群媒體的頻率。

3. 控制變項：

(1)社會屬性變項：

居民社會網絡，包括情感性與工具性網絡。前者操作化問項為「請問最近一年來，您總共和多少人談起您個人的事情、煩惱或私人心事（例如感情問題、人際關係等）」，從 0 人到 5 人及以上，共 6 個刻度，數字越大，網絡規模越大。後者操作化問項為「請問最近半年來，您總共和多少人討論對您重要的事情（例如：工作上、錢財上、家庭上、法律上、生病時實際要找人幫忙解決或問消息）」，刻度同情感性網絡。

信任。操作化問項為「一般說來，請問您認為一般人都可以信任，還是您覺得跟人來往要小心一點比較好」，共 4 刻度，數字越大，信任越高。

居住區域的都市化程度。操作化為大都市、都市旁郊區、小鎮、農村，4 個刻度，數字越大，都市化程度越高。

社會參與。「志願結社」和「日常接觸」為社會參與測量的兩種取徑，即團體參與和社會網絡（傅仰止，2014）。因此本研究也將社會參與分為團體活動參與和日常接觸。一方面為宗教、政治和慈善服務活動參與，操作化為曾參與和不

曾參與；另一方面為日常接觸人數，數字越大，接觸人數越多。

社區參與。問項為「過去一年曾參加住家附近下列的活動嗎」，共 6 個類型的社區活動，計數 6 個社區活動中曾參加的個數，數字越大參加的社區活動越多。

(2)人口屬性變項：

居住時間。操作化為「您在這個村、里住了幾年」，6 刻度，數字越大，時間越長。

年齡。問卷年減出生年。

性別。操作化為男、女。

宗教信仰。操作化為有和無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從不識字、小學，到專科及以上，4 刻度，數字越大，教育程度越高。

收入。每月收入，從無收入到 6 萬以上，5 刻度，數字越大，收入越高。

職業。操作化為五等職業社經地位，³5 刻度，數字越大，職業社經地位越高。

籍貫。操作化為本省人和外省人。

部分變項在既有的兩期次級資料中並未同時出現，有的變項則兩期資料都無，因此本研究擬先對兩期資料都涉及到的共有變項納入模型中，比較兩種型態的網路工具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以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然後將各期資料中有的變項分別納入各自的模型，以整體觀察這些變項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具體變項在各期資料的情況見表 1。

表 1

1997 和 2017 資料中的變項

變項 \ 資料來源	1997	2017	共有變項
社區意識	√	√	√
網路工具使用	√	√	√
情感性網絡	√	√	√
工具性網絡	√	√	√
信任		√	
社區參與	√		
居住時間	√		
都市化程度		√	
社會參與	√	√	√
性別	√	√	√
年齡	√	√	√

³ 職業社經地位的操作化主要參考黃毅志（1998，2008）。

教育	√	√	√
收入	√	√	√
職業	√	√	√
宗教信仰	√	√	√

資料來源：瞿海源（1999）、傅仰止（2023）。

爲了探究兩種型態的網路工具對民衆社區意識的影響，本研究採用多元回歸分析的方法，比較兩種型態的網路工具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顯著性，並觀察控制變項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爲何。

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本研究選取的兩期資料的有效樣本數之間由於數量的差距而可能存在比例上的統計問題，爲了避免此問題，本研究對於不同型態網路工具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比較，並非採用將兩期資料合並的方式，而是觀察和比較各時期的網路工具的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顯著性。雖然此處理方式會錯失掉觀察各控制變項是否會因爲網路工具使用的型態的轉變而對社區意識的影響有所不同的機會，但有利於盡可能避免方法上的謬誤和風險。

肆、資料分析與假設驗證

本研究主要比較兩種型態網路工具的使用對民衆社區意識的影響。一方面，爲了回答研究問題，本研究將兩期資料中共有變項納入模型中，比較兩種型態的網路工具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即觀察模型一和模型三。另一方面將兩期資料不共有的變項納入各自模型中，以更全面觀察各變項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即觀察模型二和模型四（表 2）。

一、社群媒體的使用對社區意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擬探究的「網路工具的使用」變項，1997 年的電腦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未有顯著影響，但 2017 年的社群媒體使用對社區意識有顯著正向影響（表 2，模型一和三）。

2017 年的社群媒體使用對社區意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使用社群媒體或通訊軟體與他人聊天、聯絡、分享的頻率越高者，其社區意識越高（表 2 模型三：不同網路工具的使用： $\beta=0.12$ ， $p<0.05$ ）。這與 1997 年時電腦網路的使用對社區意識無顯著影響形成對比，表明：在 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電腦網路普及之時，人們並不仰賴網路，因而對社區意識無影響；而隨著時代發展，社區居民之間的距離拉遠，民衆迫於生活壓力和緊湊的生活節奏，無暇透過實體面對面的方式參與社區活動、提升社區意識，而因應時代需求的社群媒體則發揮了更顯著的作用，透過其獨特的社交性、信息傳遞性等特點，對民衆社區意識產生顯著影響。

考慮到 1997 年和 2017 年兩期均有變項無法作爲共有變項納入模型，以更精確觀察不同網路工具的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顯著性變化，爲了彌補此不足，本研究將兩期資料中有的、且過去研究中涉及到的變項納入模型、分別觀察，發

現：首先，1997 年的模型中，即使納入包括社區參與和居住時間，電腦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依然不顯著（表 2，模型二）。其次，2017 年的模型中，將信任和居住區域的都市化程度納入模型後，社群媒體的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依然顯著（表 2，模型四）。兩者的觀察結果與之前控制兩期資料的變項時的結果一致。此結果表明：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發展，社群媒體這類型態的網路工具的使用對民衆的社區意識具有越來越顯著的積極影響。這也意味著不論是關於社區意識的理論研究，或是提升民衆社區意識的實務措施，都需要重視社群媒體這類型態的網路工具的使用的影響。

二、控制變項中其他影響社區意識的因素

1. 居民社會網絡。總體而言居民社會網絡規模對其社區意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在 1997 年資料中是情感性網絡規模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 2017 年資料中則是工具性網絡規模具有顯著影響（表 2，模型二：情感性網絡規模： $\beta=0.11$ ， $p<0.05$ ；模型四：工具性網絡規模： $\beta=0.219$ ， $p<0.001$ ），即 1997 年時民衆所擁有的可以談論個人的煩惱或私人心事（如感情問題、人際關係）的人越多，其社區意識越高，2017 年時民衆所擁有的可以討論重要的事情、能找到幫忙解決的人越多，其社區意識越高。1997 年為情感性網絡，2017 年為工具性網絡具有顯著影響的結果表明：在如今時代，人們之間的弱連帶關係所形成的工具性網絡更具有影響力。

社會網絡正向影響社區意識的結果與部分研究結果一致（如 Nasar & Julian, 1995），但是也與一些認為工具性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具有負向影響的研究結果相悖（如王光旭、黃怡臻，2018）。持工具性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具有負向影響觀點大多認為工具性網絡是以獲取異質性資源為目的的弱連帶關係，其互動不如情感性網絡密切，無法與社區鄰里形成緊密聯係，因而未必會對社區意識有正向影響（Granovetter, 1973）。工具性網絡對社區意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的結果背後反映了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結構的變化。隨著時代變遷，尤其是都市化蔓延，高度分工所造成的角色分化會產生不同利益、形成分散的價值體系，推動社會異質化，這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逐漸演變為基於相互交換有價值物品的需要，導致社會關係的正式化（Wirth, 1938）。且居住的流動性的增加和遠離家庭的生產等現象都削弱了初級群體的互動關係，取而代之的是次級關係和工具性互動（Park, 1915）。這也意味著現代關係和生活生產節奏的變化使得人們缺乏足夠的時間去培養和形成情感性網絡，而是更趨向於異質性、工具性互動。由人口數量、人口密度與居民異質性衡量的區域的都市化程度越高，社區依附感越低，越容易發展出淡漠的態度，理性的思考取代親密關係的情感（Tönnies, 1957; Simmel, 1950）。但這種現代關係下所形成的工具性網絡對社區意識依然具有正向影響。

因此，本研究認為社會網絡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變化，即由 1997 年的情感性網絡到 2017 年的工具性網絡，表明人們之間的交往互動隨著都市化的蔓延、生產生活的變遷，而由原來的偏重情感性的互動轉向偏向工具性的互動，這是社

會結構變化導致的，但是這種工具性的互動所形成的工具性網絡對社區意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 社會參與。民衆參加慈善或社會服務團體活動的頻率越高，其社區意識越高（表 2，模型二： $\beta=0.601$ ， $p<0.001$ ；模型四： $\beta=0.447$ ， $p<0.05$ ）。慈善或者社會服務活動在 1997 年的模型二和 2017 年的模型四中都是正向顯著影響社區意識。本研究認為慈善或者社會服務活動的參與對社區意識的提升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參與可以培養互惠規範、創造網絡連結、合作互助（Putnam, 1993），尤其是社會服務或者慈善活動的參與，其對於合作互助的觀念的形成具有作用，而形成這種合作互助觀念的民衆，其更容易參與社區活動、並帶動社區其他人，有利於社區整體意識的提升。

日常接觸人數越多的民衆，其社區意識越高（表 2，模型二： $\beta=0.173$ ， $p<0.001$ ；模型四： $\beta=0.186$ ， $p<0.01$ ）。日常接觸人數對社區意識的顯著正向影響是貫徹始終的。日常接觸人數作為社會參與的測量指標之一，源於社會連結的變遷，尤其是後現代社會下人際接觸的短暫、間接的特點，可以測量到非正式的社會互動及網絡和多元的社會參與形式（Pescosolido & Rubin, 2000，轉載自傅仰止，2014）。日常接觸人數越多，表明其個人網絡越大，且測量的社會圈可以包括到陌生人，即異質性互動和參與，而這一點又與上述的工具性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的影響有異曲同工之妙。

表 2

民衆社區意識迴歸模型

依變項 自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社區意識 (1997)	社區意識 (1997)	社區意識 (2017)	社區意識 (2017)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常數	13.712(.422)***	13.501(.429)***	11.038(.713)***	10.481(.744)***
不同網路工具的使用	.006(.032)	.003(.031)	.120(.057)*	.118(.057)*
工具性網絡規模	.015(.048)	.004(.046)	.226(.055)***	.219(.055)***
情感性網絡規模	.131(.048)**	.110(.046)*	-.015(.054)	-.016(.054)
參與宗教活動 (不曾參加=0)	.047(.141)	-.231(.138)	.255(.174)	.253(.174)
參與政治活動 (不曾參加=0)	.478(.198)*	.102(.193)	.179(.346)	.211(.346)
參與慈善社服活動 (不曾參加=0)	1.054(.155)***	.601(.154)***	.493(.180)**	.447(.181)*
日常接觸人數	.240(.043)***	.173(.042)***	.181(.064)**	.186(.064)**
男性(女性=0)	.227(.116)	.118(.115)	.071(.161)	.089(.161)

年齡	.043(.005)***	.035(.005)***	.059(.007)***	.058(.007)***
教育程度	-.164(.069)*	-.130(.067)	-.044(.115)	-.075(.115)
收入	.024(.059)	.029(.057)	.083(.079)	.068(.080)
職業社經地位	-.075(.040)	-.039(.039)	.088(.078)	.073(.078)
有宗教信仰（無信仰=0）	.600(.129)***	.424(.125)**	.220(.192)	.274(.193)
本省人 （外省人=0）	.228(.162)	.089(.157)	.273(.267)	.277(.268)
社區參與		.510(.040)***		
居住時間		.078(.034)*		
信任				.253(.105)*
居住區域都市化程度				.076(.073)
調整後 R 平方	.107	.164	.106	.110

注：*：p<0.05，**：p<0.01，***：p<0.001，VIF<10。

資料來源：瞿海源（1999）、傅仰止（2023）。

3. 年齡與居住時間。年齡越大者，其社區意識越高（表 2，模型二： $\beta=0.035$ ， $p<0.001$ ；模型四： $\beta=0.058$ ， $p<0.001$ ）。上文中發現年齡與鄰里關係之間正相關，年長者其與鄰居之間形成了較為深厚的情感性網絡，彼此互相照應，擁有合作互助的價值觀，因而其社區意識較高。本研究發現居住時間對社區意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 2，模型二：居住時間： $\beta=0.078$ ， $p<0.05$ ）。本研究結果與既有研究一致。年齡越大者，其居住社區的時間越長，對社區越瞭解，感情越深厚、社會網絡越緊密，從而有更高社區意識（黃源協等人，2007）。此結果也表明，社區意識呈現代際更替的現象，即熱心社區的一代人被社區意識程度較低的後輩替代，此現象與 Putnam（2000）發現的 20 世紀後 30 年美國公民參與減少部分歸因於非常熱心公共的一代人被幾代對社區生活參與不夠強的人（他們的子孫）所取代的觀點類似。

4. 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者相較於無信仰者，其社區意識較高（表 2，模型二：宗教信仰： $\beta=0.6$ ， $p<0.001$ ）。該結果與既有研究結果一致（黃源協等人，2007；劉弘煌，201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宗教信仰對社區意識的影響在 2017 年時不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宗教信仰者投身於相關活動的機會減少，又或者是因為宗教相關活動與社區的關聯性減少，對社區意識的影響降低，這一點可與模型中宗教活動參與對社區意識影響不顯著聯係思考，但宗教信仰究竟為何不再顯著影響社區意識，則需要針對性的實證研究。

5. 社區參與。過去一年曾經參加過的住家附近的活動越多的民衆，其社區意識越高（表 2，模型二：社區參與： $\beta=0.51$ ， $p<0.001$ ）。住家附近的活動屬於社區內的活動，包括村里、附近的學校、廟會、教會、社團等團體組織的活動，因為臨近住家，因而其活動參與多接觸社區內居民，這種互動行為有利於形成緊密的社會網絡、積累社會資本（Putnam, 2000）。且民衆在進行社區參與時，會對社

區有較高的認同、居民也有意願為社區貢獻 (Bellah et al., 1985)，藉由共同參與來凝聚共識，達成社區共同願景，形成社區意識 (Culbertson & Chen, 1997)。因此，本研究社區參與對社區意識有正向影響，與既有研究一致 (如 Obst et al., 2002; Prezza & Constantini, 1998)。

6. 信任。社會信任程度越高的民衆，其社區意識越高 (表 2，模型四：信任： $\beta=0.253$ ， $p<0.05$)，此結果與既有研究一致 (如王光旭、黃怡臻，2018)。信任有助於提高資源共享交換的意願，提高社區居民關係的親密感，形成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Zhao et al., 2012)。因此，信任程度高的民衆，其與社區其他居民合作的意願相對更高，從而更有利於形成社區意識。

伍、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 1997 及 2017 年兩期的資料，比較不同型態網路工具的使用對民衆社區意識的影響及其變化，發現：1997 年時民衆對電腦網路的使用並不會對其社區意識具有顯著影響，而 2017 年時民衆對社群媒體的使用對其社區意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控制變項方面，本研究發現：(1)居民社會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具有顯著影響，但在 1997 年是情感性網絡規模顯著影響社區意識，而 2017 年則為工具性網絡規模。(2)日常接觸人數和年齡始終對社區意識具有正向影響。(3)宗教信仰在 1997 年時是重要影響因素，但在 2017 年則不再顯著。(4)社會團體活動參與中，慈善或社會服務活動參與對社區意識的影響顯著。(5)社區參與、居住時間、信任，這些變項為非共有變項，但在各自模型中都對社區意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在控制變項一致的情況下，1997 年電腦網路使用和 2017 年社群媒體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顯著性不同的結果體現了時代變遷下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兩個網路工具的特質不同。

首先是時代變遷下社會結構的變化：1997 年的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與社區居民的互動、網絡類型都與 2017 年的人們有非常大的不同。本研究的結果，即 1997 年情感性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具有顯著影響，而到了 2017 年則變成工具性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具有顯著影響，這種社會網絡的類型的變化印證了這點。隨著社會發展，社區意識建立所需要仰賴的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動、共同的社區活動的參與、共識的建立和凝聚，都被日益繁雜的生活壓力，越來越遠離的物理距離所剝離。現代社會的居民，尤其是都市居民，由於忙於謀生，彼此碰面、認識、互動的機會相較之前少了很多 (黃源協等人，2011)。且隨著科技發展，人們的休閒型態改變，缺乏動力參與社區，進而傷害社區意識和凝聚。類似電視的電子娛樂方式占據越來越多的時間，使人們從公共和社會生活中離去，和朋友相處時間少、參與社區組織少、參與公共事務少 (Putnam, 2000)。人們越來越少地願意花時間去參與社區活動、與鄰里、朋友、親屬互動，緊密的社會網絡、深厚的信任、互惠規範等社會資本也失去了建立的基礎，社區意識成為了無根之水。都市化蔓延，高度分工所造成的角色分化會產生不同利益、形成分散的價值體系，推

動社會異質化，這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逐漸演變為基於相互交換有價值物品的需要，導致社會關係的正式化（Wirth, 1938）。且居住的流動性的增加和遠離家庭的生產等現象都削弱了初級群體的互動關係，取而代之的是次級關係和工具性互動（Park, 1915）。這也意味著現代關係和生活生產節奏的變化使得人們缺乏足夠的時間去培養和形成情感性網絡，而是更趨向於異質性、工具性互動。

考慮到如今人們，尤其是忙於工作的中青年人，缺乏參與、接觸、互動的機會，現代社會的發展迫使民衆不得不在物理距離上彼此遠離，原本社區意識形成所仰賴的定期互動和面對面互動難以實現（Dalton et al., 2007），但是技術的發展也帶來了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維持社區連結的因應方式。因而在如今時代，影響社區意識的理論模型需要根據時代變化而得到修正，即考量迎合這個時代生活方式的社群媒體這類型態的網路工具的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

社群媒體的特質的不同可能是導致其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相較於 1997 年的電腦使用變得顯著的另一個原因，即社群媒體相較於之前的電腦網路，具有更強的社交性和信息傳播的優勢。社區（community）、交流（communion）與通訊（communication），三個詞不僅有辭源聯繫，而且實際上密切相關（Putnam, 2000）。社區意識有賴於在社區成員之間建立有意義的聯係和互動的機會，這有利於地方凝聚力和社會紐帶（McMillan & Chavis, 1986），也依賴於進入社區場所和參與共享活動（Proshansky et al., 1983）。而近些年快速發展的以社群媒體為代表的網路能夠提供網路用戶更多的當地社交場所和機會的瞭解，加強他們對社區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感受，即社區成員之間相互聯係、去共同的場所、參與共同的活動（Raymond et al., 2017）。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所選取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雖然涵蓋面廣泛，但可能存在時間跨度過大而導致的數據一致性問題，以及關鍵變項的缺失，比如 1997 年中調查的「居住時間」，在 2017 年中則未調查，這使得本研究在使用此次級數據分析時存在一定限制。其次，不同時期的社會背景和政策變遷也可能影響數據的比較性，使得結果解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後，本研究中 2017 年民衆對於社群媒體的使用主要在於與人溝通、分享的互動性使用，但是由於次級數據的限制，無法更進一步地探究受訪者的社群媒體使用多大程度是聚焦於與社區相關的議題、事件、活動、交流等，因而雖然理論上社群媒體相較於之前的電腦網路有著更優勢的信息溝通和社交功能，且社群媒體也有著可以透過事件、故事的分享，以及提供更多社區成員聚會、社交的機會等路徑來加強社區成員之間建立聯係和互動，從而提升社區意識，但本研究暫無法透過實證研究進一步驗證，此為本研究限制，亦是本研究未來可以發展和延伸的方向，即社群媒體的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路徑的相關研究。

雖然有著上述的研究限制，但是本研究依然具有一定意義，並嘗試提出理論和實務方面的建議：

1. 理論方面：本研究透過對不同型態網路工具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比較，發現社群媒體在如今時代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這很好地回應了既有研究中網路使用

對社區意識影響的消極、中立、積極的三種觀點，即爭議點並不在於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的有無影響和影響方向，而在於網路工具本身的不同，即網路工具之間的社交、信息傳遞等有利於加強社區成員關係、促進共識、凝聚的功能的差異，這也是社群媒體相較於傳統電腦網路的優勢所在。因此，本研究認為之後關於網路使用對社區意識的影響的相關研究，需要考慮到網路工具本身的功能和使用的目的方面的社交性，而非僅僅從使用頻率的角度去探究變項之間的關係。

2. 實務方面：本研究也經過迴歸模型的分析，以及與理論的對話，發現 2017 年社群媒體對社區意識的影響變得顯著的背後反映的是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不同世代的社區意識的變化及其參與社區的方式的變化，即隨著代際更替，社區意識有不斷下降的風險，且年長者更多仰賴情感性的方式加強社區關係；而中青年人則更多會建立工具性網絡，且由於物理距離的拉遠，而不適合使用年長者的方式來提升社區意識。因此在採取提升社區意識的相關措施時，需要考量到不同世代的實際情況。本研究建議：針對年長者可以多利用社區發展協會以及社區周邊的學校、教會等團體，組織相關活動來加強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動和關係。而針對中青年人，則需要社區幹部建立相關 LINE 群組或者製作社區刊物，並組織中老年人的長輩，在中青年人空閒時分享社區事件、故事，或者社區發展協會組織中老年人的孩子，開展兒少活動、親子活動，鼓勵中青年人從網際網路的非社交使用中脫離出來，走入社區、加強與社區的連結。

參考文獻

- 王光旭、黃怡臻（2018）。社區人際網絡與社區意識及參與關聯性之研究：不同營造經驗社區的比較。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40），63-125。
- 王嵩音（2007）。網路使用之態度、動機與影響。資訊社會研究，（12），57-85。
- 李俊豪（2010）。台灣居民之社區意識—系統模式之分析。都市與計劃，37（2），209-231。
- 林瑞欽（1994）。社區意識的概念、測量與提振策略。社會發展研究學刊，（1），1-21。
- 徐明莉、莊文忠（2020）。台灣民衆的公民意識與公民參與。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2（3），333-366。
- 徐震（1980）。社區與社區發展。正中書局。
- 傅仰止（2014）。公民意識的社會參與效應：志願結社及日常接觸。臺灣社會學刊，（55），179-226。
- 傅仰止（2023）。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17 第七期第三次：網絡與社會資源組（C00339_2）（編號：MOST 104-2420-H-001-005-SS3）。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 黃源協、莊俐昕、劉素珍（2011）。社區社會資本的促成、阻礙因素及其發展策略：社區領導者觀點之分析。行政暨政策學報，（52），87-129。

- 黃源協、劉素珍 (2009)。社會資本對台灣社區發展之政策意涵。 *行政暨政策學報*, (48), 155-192。
- 黃源協、蕭文高、劉素珍 (2007)。社區意識及其影響因素之探索性研究。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11 (2), 1-33。
- 黃毅志 (1998)。台灣地區新職業分類的建構與評估。 *調查研究*, (5), 5-36。
- 黃毅志 (2008)。如何精確測量職業地位？“改良版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19(1), 151-159。
- 趙家民、涂智慧、吳琬蓉、巫忠晉 (2012)。參與動機，活動體驗，文化認同與社區意識關係之研究—以北港藝閣遶境活動為例。 *文化事業與管理研究*, (10), 88-115。
- 劉弘煌 (2011)。我國國民的社區意識與鄰里關懷及互動之研究。 *民生論叢*, (5), 1-41。
- 瞿海源 (1999)。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1997 第三期第三次：社會網路與社區組 (C00009_2) (編號：NSC-86-2418-H-001-001-B1)。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 Anderson, B., & Tracey, K. (2001). Digital living: The impact (or otherwise) of the internet on everyday lif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 456-475.
- Attewell, P., & Rule, J. (1984). Computing and organizations: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don't know. *Communication of the ACM*, (27), 1184-1192.
- Bellah, R. N. et al. (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ase, J., & Wellman, B. (2006).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 and Off the Internet. In A. L. Vangelisti & D. Perlman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p. 709-72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hm, J. M., Eisenhauer, B. W., & Krannich, R. S. (2004).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well-being in the amenity-rich rural west. *Rural Sociology*, 69(3), 405-429.
- Buckner, J. C.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Neighborhood Cohe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6(6), 771-791.
- Buttel, F. H., Martinson, O. B., & Wilkening, E. A. (1979). Size of place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A reconsider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6(4), 475-485.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ulbertson, H. W., & Chen, N. (1997). Communitarianism: A Foundation for Communication Symmetry. *Public Relation Quarterly*, 42(2), 36-41.
- Dalton, J. H., Elias, M. J., & Wandersman, A. (2007). *Community Psychology: Link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2nd ed). Wadsworth.
- Doolittle, R. J., & MacDonald, D. (1978). Communication and a Sense of Community in a Metropolitan Neighborhood: A Factor Analytic Examination. *Communication*

- Quarterly*, (26), 2-7.
- Fox, R. (1995). Newstrack.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8(9), 11-12.
- Francis, J., Giles-Corti, B., Wood, L., & Knuiman, M. (2012). Creating sense of community: The role of public spa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2(4), 401-409.
- Gatti, F., & Procentese, F. (2020). Open neighborhoods,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nstagram use: Disentangling modern local community experience through A multilevel path analysis with A multiple informant approach. *TPM - Testing, Psychometrics, Methodology in Applied Psychology*, 27(3), 313-329.
- Gatti, F., & Procentese, F. (2021). Experiencing urban spaces and social meanings through social Media: Unravell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stagram city-related use,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78. 101691.
- Glynn, T. (1981).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 *Human Relations*, 34(9), 789-818.
- Goudy, W. J. (1982). Further consideration on indicators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2), 181-192.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 Gustafson, P. (2001). Meanings of place: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conceptualiza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1(1), 5-16.
- Hampton, K., & Wellman, B. (1999, September). *Examining community in the digital neighborhood: Early results from Canada's wired suburb*. In Kyoto Workshop on Digital Cities (pp. 194-208).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 Hampton, K., & Wellman, B. (2003). Neighboring in Netville: How the internet supports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a wired suburb. *City & Community*, (2), 277-311.
- Hughey, J., & Speer, P. W. (2002). Community, Sense of Community, and Networks. In: Fisher, A.T., Sonn, C.C., Bishop, B.J. (Eds.), *The Plenum Series in Social/Clinical Psychology* (pp. 69-84). Springer.
- Humphreys, L., & Liao, T. (2013). Foursquare and the parochialization of public space. *First Monday*, 18(11).
- Kaplan, A. M., & Haenlein, M. (2010).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 *Business Horizons*, (53), 59-68.
- Kasarda, J. D., & Janowitz, M. (1974).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3), 328-339.
- Kavanaugh, A., & Patterson, S. (2001).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computer networking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 45(3), 496-509.
- Kavanaugh, A., Carroll, J. M., Rosson, M. B., Zin, T. T., & Reese, D. D. (2005). Community networks: Where offline communities meet onlin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0(4), JCMC10417.
- Koku, E., Nazer, N., & Wellman, B. (2001). Netting Scholars: Online and Offlin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4(10), 1752-1774.
- Kraut, R., Kiesler, S., Boneva, B., Cummings, J., Helgeson, V., & Crawford, A. (2002). Internet paradox revisited.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 49-74.
- Kroker, A., & Weinstein, M. A. (1994). *Data trash: The theory of the virtual class*. St. Martin's Press.
- Lee, E., Lee, J. A., Moon, J. H., & Sung, Y. (2015). Picture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Motivations for us-ing Instagram.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8(9), 552-556.
- Lewicka, M. (2010). What makes neighborhood different from home and city? Effects of place scale on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1), 35-51.
-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 Press.
- Long, D. A., & Perkins, D. D. (2007). Community social and place predictors of sense of community: A multilevel and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5(5), 563-581.
- Mannarini, T., Talò, C., Mezzi, M., & Procentese, F. (2018). Multiple senses of community and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among migrant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6(1), 7-22.
- McMillan, D. W. (1996).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4, (4), 315-325.
- McMillan, D. W., & Chavis, D. M.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 6-23.
- Mesch, G. S., & Levanon, Y. (2003). Community networking and locally-based social ties in two suburban localities. *City & Community*, (2), 335-351.
- Molaei, H. (2014). Social Media Usage, Social Relations, and a Sense of Community i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4), 50-63.
- Moser, G., Ratiu, E., & Fleury-Bahi, G. (2002). Appropri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rom dwelling to city through th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4(1), 122-136.
- Nasar, J. L., & D. A. Julian (1995).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Neighborhoo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12), 178-185.

- Nath, K., Dhar, S., & Basishtha, S. (2014). *Web 1.0 to Web 3.0 - Evolution of the Web and its various challenges*.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liability Optim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CROIT), February 6-8, Faridabad, India.
- Nie, N.H., & Ebring, L. (2000). *Internet and Society: A Preliminary Report*. Inst. for Quant. Stud. Soc.
- Norris, F. H., Stevens, S. P., Pfefferbaum, B., Wyche, K. F., & Pfefferbaum, R. L. (2008).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metaphor, theory, set of capacities, and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 *Am. J. Community Psychol*, (41), 127-150.
- Obst, P., Smith S. G., & Zinkiewicz, L. (2002). An Exploration of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0(1), 119-133.
- Oh, C., Lee, T., Kim, Y., Park, S., & Suh, B. (2016). *Understanding participatory hashtag practices on Instagram: A case study of weekend hashtag project*.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CHI Conference Extend-ed Abstracts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1280-1287).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 Onyx, J., & Bullen, P. (2000).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ural Science*, 36(1), 23-42.
- Park, R. (1915).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city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 577-612.
- Paton, D., & Irons, M. (2016). Communication, Sense of Community, and Disaster Recovery: A Facebook Case Study.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1), 4.
- Pescosolido, B. A., & Rubin, B. A. (2000).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 Revisited: Social Life, Postmodernism, and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1, 52-76.
- Prezza, M. et al. (2001). Sense of community referred to the whole town: It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loneliness, life satisfaction and area of residence.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9(1), 29-52.
- Prezza, M., & Constantini, S. (1998). Sense of Commun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vestigation in Three Different Territorial Context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8(3), 181-194.
- Procentese, F., & Gatti, F. (2020). From gayborhoods to people-nearby applications: Sexual minoritie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Psicologia Sociale*, 15(1), 129-147.
- Procentese, F., De Carlo, F., & Gatti, F. (2019). Civic engagement within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sense of responsible togetherness. *TPM - Testing, Psychometrics, Methodology in Applied Psychology*, 26(4), 513-525.
- Proshansky, H. M., Fabian, A. K., & Kaminoff, R. (1983). Place-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 57-83.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 Simon and Schuster.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aymond, C. M., Kytä, M., & Stedman, R. (2017). Sense of place, fast and slow: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affordance theory to sense of pla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674.
- Rheingold, H.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Addison Wesley.
- Robinson, D., & Wilkinson, D. (1995). Sense of community in a remote mining town: Validating a neighborhood cohesion scal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3(1), 137-148.
- Schwartz, R., & Hochman, N. (2014). The social media life of public spaces: Reading places through the lens of geo-tagged data. In R. Wilken, & G. Goggin (Eds.), *Locative media* (pp. 52-65). Routledge.
- Simmel, G. (1950).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Kurt, H. W.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pp. 409-424). Free Press.
- Stoll, C. (1995). *Silicon snake oil*. Doubleday.
- Sutko, D. M., & de Souza e Silva, A. (2011). Location-aware mobile media and urban sociability. *New Media & Society*, 13(5), 807-823.
- Theodori, G. L. (2004).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ength of residence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A research note. *Southern Rural Sociology*, 20(1), 107-122.
- Theodori, G. L., & Luloff, A. E. (2000). Urbanization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rural areas.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13(5), 399-420.
- Tittle, C. R. (1989). Influences on urbanism: A test of prediction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ocial Problems*, 36(3), 270-288.
- Tönnies, F. (1957). *Community and Society*.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 Turkle, S. (1996). Virt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Searching for community in cyberspace. *The American Prospect*, (24), 50-57.
- Turkle, S. (1997).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Touchstone.
- Wasserman, I. M. (1982). Size of place in relation to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 servic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4), 421-436.
- Wellman, B. (2001).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 227-252.
- Wellman, B., Carrington, P., & Hall, A. (1988). 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B. Wellman & S. Berkowitz (Eds.),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pp. 130-18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llman, B., Salaff, J., Dimitrova, D., Garton, L., Gulia, M., & Haythornthwaite, C.

- (1996). Computer networks as social networks: Collaborative work, tele-work, and virtual commun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213-239.
- Wirth, L.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1-24.
- Wood, L., Frank, L. D., & Giles-Corti, B. (2010).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walking and neighborhood desig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9), 1381-1390.
- Žanić, M., Miletić, Geran-Marko & Milak, M. (2023). The Impact on Digital Technology Use on Youth Sense of Community: A Case Study from Croatia. *Journal of Community Positive Practices*, XXIII(1), 67-83.
- Zasina, J. (2018). The Instagram image of the city. Insights from Iod, Poland. Bulletin of geography. *Socio-economic Series*, 42(42), 213-225.
- Zhao, L. et al. (2012). Cultivating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Motivating User Participation in Virtual Communitie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2(6), 574-588.

附錄

表 3

變項的兩期及整合之問卷題目及重新編碼

變項	1997	2017	變項（迴歸處理）
社區意識	請問您常不常用「我們這個"社區"」這種字眼來描述（台語：講）自己住的地方？ (1)經常 (2)偶而 (3)幾乎從不	請問您常不常用「我們這個"社區"」來描述(臺語:講)自己住的地方？ ☐ (01)經常 ☐ (02)偶爾 ☐ (03)幾乎從不	連續變數 （相加得總分）
	對你而言，感覺自己是屬於所居住[社區/地方附近]的一份子重不重要？ (1)非常重要 (2)重要 (3)無所謂重不重要 (4)不重要 (5)非常不重要	對您而言，感覺自己是屬於所居住社區(地方附近)的一份子重不重要？ ☐ (01)非常重要 ☐ (02)重要 ☐ (03)無所謂重不重要 ☐ (04)不重要 ☐ (05)非常不重要	
	您平常會不會花時間去注意您[這個社區/住的這帶地方]發生的一些事情？ (1)常常會 (2)會 (3)不會 (4)絕對不會 (5)無意見（遺漏值）	您平常會不會花時間去注意社區（地方附近）發生的一些事情？ ☐ (01)總是會 ☐ (02)經常會 ☐ (03)很少會 ☐ (04)不太會 ☐ (05)幾乎不會	
	一般而言，您對您所居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有親切的感覺嗎？	一般而言，您對您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有親切的感覺嗎？	

	(1)常常有 (2)有 (3)很少 (4)沒有 (5)無意見 (遺漏值)	☐ (01)常常有 ☐ (02)有 ☐ (03)沒什麼親不親切(沒什麼感覺) (遺漏值) ☐ (04)很少 ☐ (05)沒有	
	假設您搬離目前所居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您會感到： (1)很難過 (2)難過 (3)高興 (4)很高興 (5)無所謂	如果您必須搬離目前住的社區 (地方附近)，您會感到高興或難過嗎？ ☐ (01)很高興 ☐ (02)高興 ☐ (03)沒什麼高興或難過(沒什麼感覺) ☐ (04)難過 ☐ (05)很難過	
	整個說來，您滿不滿意目前住的這個地方附近？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整體來說，請問您對目前住的社區 (地方附近) 滿不滿意？ ☐ (01)很滿意 ☐ (02)還算滿意 ☐ (03)沒什麼滿意或不滿意 (遺漏值) ☐ (04)不太滿意 ☐ (05)很不滿意	
性別	性別： ☐ (1)男 ☐ (2)女	性別： ☐ (1)男 ☐ (2)女	男性=1，女性=0
年齡	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民國 年 月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以身分證上的為主)？民國_____年____月	問卷年減出生年，連續變數
宗教信仰	您目前信什麼教？ ☐ (01)佛教《續問 A21》 ☐ (02)道教 ☐ (03)民間信仰 ☐ (04)一貫道 ☐ (05)軒轅教 ☐ (06)回教 ☐ (07)天主教 ☐ (08)基督教 ☐ (09)齋教 ☐ (10)鸞教 ☐ (11)慈惠堂 ☐ (12)無宗教信仰 ☐ (13)其他	請問您目前的宗教信仰(台語：信什麼教)？ ☐ (01)佛教 ☐ (02)道教 ☐ (03)民間信仰 ☐ (04)一貫道 ☐ (05)回教(伊斯蘭教) ☐ (06)天主教 ☐ (07)基督教 ☐ (08)沒有宗教信仰 ☐ (09)其他，請說明	有宗教信仰=1，無宗教信仰=0
教育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 (01)無 ☐ (02)自修 ☐ (03)小學 ☐ (04)國 (初) 中 ☐ (05)初職 ☐ (06)高中普通科 ☐ (07)高中職業科 ☐ (08)高職 ☐ (09)士官學校 ☐ (10)五專 ☐ (11)二、三專 (含軍警專修班、專科班) ☐ (12)軍警官學校 ☐ (13)大學 ☐ (14)研究所 ☐ (15)其他 (請說明)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提示卡 2) ☐ (01)無/不識字 ☐ (02)自修/識字/私塾 ☐ (03)小學 ☐ (04)國 (初) 中 ☐ (05)初職 ☐ (06)高中普通科 ☐ (07)高中職業科 ☐ (08)高職 ☐ (09)士官學校 ☐ (10)五專 ☐ (11)二專 ☐ (12)三專 ☐ (13)軍警校專修班 ☐ (14)軍警校專科班 ☐ (15)空中行專/商專 ☐ (16)空中大學 ☐ (17)軍警官校/軍警官大學 ☐ (18)技術學院、科大 ☐ (19)大學 ☐ (20)碩士	(1)不識字、自修/小學，(2)國 (初) 中/初職，(3)高中 (職)，(4)專科及以上

		□(21)博士□(22)其他，請說明	
收入	含年終獎金，請問您每個月平均的收入差不多是多少？ □(01)無收入 □(02)一萬元以下 □(03)1-2 萬元以下 □(04)2-3 萬元以下 □(05)3-4 萬元以下 □(06)4-5 萬元以下 □(07)5-6 萬元以下 □(08)6-7 萬元以下 □(09)7-8 萬元以下 □(10)8-9 萬元以下 □(11)9-10 萬元以下 □(12)10-11 萬元以下 □(13)11-12 萬元以下 □(14)12-13 萬元以下 □(15)13-14 萬元以下 □(16)14-15 萬元以下 □(17)15-16 萬元以下 □(18)16-17 萬元以下 □(19)17-18 萬元以下 □(20)18-19 萬元以下 □(21)19-20 萬元以下 □(22)20-30 萬元以下 □(23)30 萬元以上 □(96)不知道（遺漏值）	請問您平均每月所有的(稅前)收入差不多有多少？包含薪資、年終獎金、年節分紅、加班費、執行業務收入、自營收入、兼業收入、投資利息、紅利、房租收入、退休金、父母或小孩給予的生活費、政府津貼給付等其他收入。 □(01) 無收入(例如：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2) 1 萬元以下 □(03) 1-2 萬元以下 □(04) 2-3 萬元以下 □(05) 3-4 萬元以下 □(06) 4-5 萬元以下 □(07) 5-6 萬元以下 □(08) 6-7 萬元以下 □(09) 7-8 萬元以下 □(10) 8-9 萬元以下 □(11) 9-10 萬元以下 □(12) 10-11 萬元以下 □(13) 11-12 萬元以下 □(14) 12-13 萬元以下 □(15) 13-14 萬元以下 □(16) 14-15 萬元以下 □(17) 15-16 萬元以下 □(18) 16-17 萬元以下 □(19) 17-18 萬元以下 □(20) 18-19 萬元以下 □(21) 19-20 萬元以下 □(22) 20-30 萬元以下 □(23) 30 萬元以上	連續變數
不同網路工具的使用	請問您常不常用電腦？ □(1)幾乎每天 □(2)兩三天一次 □(3)約每個禮拜一次 □(4)約每個月一次 □(5)約好幾個月一次 □(6)沒有用過	請問您最近一年來，多常使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例如臉書(Facebook)、部落格、YouTube、Line、Skype、WeChat 等) 和人聊天、聯絡感情、一起玩遊戲、分享影音或影片等？ □(01)每天好幾次 □(02)幾乎每天 □(03)每個禮拜兩三次□(04)每個月兩三次 □(05)每個月一次或更	調整數字順序，使得數字越大，使用頻率越高，連續變數

		少 □(06)都沒有	
情感性網絡	請問您最近一年來（民國 85 年 7 月到現在）最常跟那些您認識的人談起您個人的事情、煩惱或私人心事（例如感情問題、人際關係等）？請寫下最常談心事的五個人的名字或稱呼 （計數處理人數，0 人到 5 人及以上）	請問最近一年來（去年 8 月到現在），您總共和多少人談起您個人的事情、煩惱或私人心事（例如感情問題、人際關係等）？《如果少於 5 人，請追問是否還有其他人，並將這些人的名字或稱呼填入下面表格中》 □(00) 0 人 □(01) 1 人 □(02) 2 人 □(03) 3 人 □(04) 4 人 □(05) 5 人 □(06) 6 人 （含以上） （5、6 合并為 5 人以上）	0 人到 5 人及以上，共 6 刻度，連續變數
工具性網絡	請問最近一年來（從民國 85 年 7 月到現在）您個人在生活上碰到一些困難的時候，例如：工作上、錢財上、家庭上、法律上、生病時實際要找來幫忙解決或問消息，您最常找那些認識的人來幫忙解決？請舉出最常找的五個人的名字或稱呼： （計數處理人數，0 人到 5 人及以上）	請問最近半年來，您總共和多少人討論對您重要的事情？《如果少於 5 人，請追問是否還有其他人，並將這些人的名字或稱呼填入下面表格中》 □(00) 0 人 □(01) 1 人 □(02) 2 人 □(03) 3 人 □(04) 4 人 □(05) 5 人 □(06) 6 人（含以上） （5、6 合并為 5 人以上）	連續變數
信任		一般說來，請問您認為一般人都可以信任，還是您覺得跟人來往要小心一點比較好？ □(01)一般人都可以信任 □(02)一般人通常可以信任 □(03)跟人來往通常要小心一點 □(04)跟人來往幾乎都要小心一點 □(04)無法選擇（遺漏值）	調整順序，使得數字越大，信任越高
居住區域的都市化程度		請問您覺得現在所居住的地方是都市或鄉村？ □(01)大都市 □(02)大都市旁的郊區 □(03)小都市或小鎮 □(04)農村地區 □(05)獨立農家	合并 4、5 為農村，調整順序，使得數字越大，都市化程度越高

度			
社會參與	過去一年您曾參加以下一些團體的活動嗎？ (1)宗教團體(非教會或寺廟) ☐ (1)曾經 ☐ (2)不曾 (2)政治團體或政黨 ☐ (1)曾經 ☐ (2)不曾 (3)社會服務團體 ☐ (1)曾經 ☐ (2)不曾	1. 請問您常不常參加宗教活動（例如：進香、禪修、做禮拜、靈修聚會、宗教志工服務），大概多久一次？ ☐ (01)每星期好幾次 ☐ (02)每星期一次 ☐ (03)一個月兩三次 ☐ (04)一個月一次 ☐ (05)一年好幾次 ☐ (06)一年一次 ☐ (07)幾乎沒有（比一年一次更少） 2. 社會上有些活動需要和別人一起透過組織、團體才能進行，接下來的問題想要詢問您有沒有參與這些類型的活動。在過去一年(12個月)來，您常不常參加下面這些團體的活動？ (1)政黨、政治團體或政治組織的活動 (2)其他志願性慈善團體的活動	操作化為曾參加和不曾參加。 活動包括：宗教、政治和社會服務（慈善）
社區參與	過去一年曾參加住家附近下列的活動嗎？ 1.村、里民大會 ☐ (1)曾經 ☐ (2)不曾 2.村里舉辦的活動 ☐ (1)曾經 ☐ (2)不曾 3.學校舉辦的活動 ☐ (1)曾經 ☐ (2)不曾 4.廟辦的活動 ☐ (1)曾經 ☐ (2)不曾 5.教會辦的活動 ☐ (1)曾經 ☐ (2)不曾 6.其他社團 ☐ (1)曾經 ☐ (2)不曾		計數選 1 的次數，數字越大，參加活動越多，連續變數
居住時間	您在這個村、里住了幾年？ ☐ (1)1年以內 ☐ (2)1-4年 ☐ (3)5-9年 ☐ (4)10-14年 ☐ (5)15-19年 ☐ (6)20年以上		數字越大，時間越長
職業	你現在從事什麼工作（職業） 從11將官，到960搬送非技術工（學生、家庭主婦、失業、無工作者為遺漏值）	你現在從事的職業？ 從60將官，到960搬送非技術工（學生、家庭主婦、失業、無工作者為遺漏值）	先將各職業歸類為 0 軍人，1 民意代表、主管、經理，2 專業人員.....9 非技術工

			及體力工。再將各職業歸類為 5 分類職業社經地位。數字越大，職業社經地位越高
籍貫	您父親的籍貫是那裡？ ☐ (1)本省閩南人 ☐ (2)本省客家人 ☐ (3)大陸各省市 ☐ (4)原住民 ☐ (5)其他（請說明）（遺漏值）	請問您父親是哪裡人？ ☐ (01)台灣閩南人 ☐ (02)台灣客家人 ☐ (03)台灣原住民 ☐ (04)大陸各省市(含港澳金馬) ☐ (05)其他，請說明（遺漏值）	操作化為本省人和外省人

資料來源：瞿海源（1999）。傅仰止（2023）。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people's sense of communit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types of Internet tools

Jia-Jian Shen*

Abstract

As times change, social structures and lifestyles change, people's sense of community has also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This study intends to use the data from the 1997 and 2017 issues of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Basic Survey Proje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changes of the use of different Internet tools on Taiwanese people's sense of community.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Compared with the use of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in 1997, which had no impact on community awareness,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2017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sense of community; 2. The reason why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now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under the changing times and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internet tools; 3. The size of residents' social network, the number of daily contacts, age and charitable social service participatio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ommunity awareness, but in 1997, the emotional network size mainl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while in 2017, the instrumental network siz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ne hand, this study helps to clarify past disputes about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sense of community and deepen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sense of commun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helps to find appropriate and suitable methods for awakening people's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mprove civil society.

Key words: civil society, sense of community, social media, internet use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ceived: May 7, 2024. Accepted: June 19, 2024